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九

八賄

## 水 水經三

水經漂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爲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故齊也。伏琛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漂水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派。而入于海之鮑茲馬爲最。地理風俗記曰。漂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書。浮于濟。漂亦是水者也。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南河出焉。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縣也。漢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終虛爲侯國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比也。商河。受首河。亦漂水。及津水所潭水也。澗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遷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津河。商津聲相近。故字與漬。移見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

史子長爲侯國。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爲侯國也。王莽更之曰張鄉也。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初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陽。東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源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領城西。北而派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所汲桑於是城。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安樂亭。應劭曰。明帝更名。關駟曰。厭次縣。本富平矣。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非也。按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左將軍張安世爲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魏郡。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嚴入祖十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國。上書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稅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項爲侯國。徐廣音義曰。漢書作侯。類字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側有祠。祠神驗。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爲侯國也。商河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東流領涇爲海溝。南海側有蒲臺。臺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畧記曰。禹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囓蒲繫馬。

至今歲滿生。繁委若有繁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  
又謂之白薄漬。東北源注于海水矣。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春秋  
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爲少傅。齊侯  
卒。崔杼逆光。光立。殺公子牙於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  
原縣也。高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縣言出東誤耳。大河又北  
逕張公城。臨側河湄。魏青州刺史張治此。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  
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  
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  
有平原河。河水北逕高唐縣。即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  
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高唐縣水所出。平原則爲馬河導焉。明平原非高  
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大河又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  
焉。河城則委注。水耗則輟流。故漬又東北歷長堤。逕濕陰縣北。東逕著城  
北。東高陵浹湖津相接。世謂之微野澤。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  
高六年。封郎中萬計爲侯國。應劭曰。濕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  
也。又東北逕澤陽縣北。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  
逕般縣樂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漢安帝永初二年。創縣畢堂等。數

百來船冠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得舟連至厭次津。與賊合戰。並  
高賊擒。求伐雄。毫驪雄於此津。所輔可為孝盡愛我。義極君臣矣。河水右  
逕漂陰縣故城址。王莽之臣武縣也。河水又東北為漂沃津。漂沃縣故城  
南。王莽之近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  
漂沃城。故縣也。魏改為後部亭。今俗遂名之曰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  
城址。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也。又東北過黎城縣址。又東北過申下邑。濟  
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  
東南歷常沈注濟。經言沛水注。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之  
倉子城。非也。又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為海。而流不絕者。崑崙  
之輸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  
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則定王五年。河徙  
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  
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瓚言曰。往昔天嘗遷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枝數百里。  
故張衡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  
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瓚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汾水出太  
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

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于河。十三州志曰。在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層。有草無水。泉源道於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失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猷子曜嘗隱避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晚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名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時變爲五色也。後曜遂爲胡王矣。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右近溪。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陰。雲垂烟接。自是水流潭激。波象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嶺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城又南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于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也。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垣山巖水。故地理志。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新強爲侯國。復立北農。積粟在斯。謂之羊朕倉山。有羊朕坂。在晉陽西北。石壁瑩瑩。若羊朕馬。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池石曰河。案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孟嘗采呼池之水。轉山東之費。自都盧至羊朕倉。將憑汾水以灌太原。周寶泰晉。晉復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隄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

意郢后之立。叔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羊祜即此倉也。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孟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祁祁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孟大夫。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爲城。又南北門。閭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昭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魏脩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延曰。大國。太原也。釋曰。地不生物曰國。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國。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清濟噴於梁下。據梁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存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前有碑。廟宇傾頽。惟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又南

逕授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授陽縣也。魏獻子以邑大夫魏茂也。京相璠曰。授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四十里榆次界。有授陽地。汾水又南。即涇通水會者也。又南過大陵縣東。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於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於縣左。逕為鄆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壹十餘里。陂南接鄆。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數也。呂氏春秋謂之大理。又名之曰溫漢之澤。俗謂之鄆城。許慎說文曰。汾水出西河中陽縣之北。南入河。即此水也。馮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注流注于託水。右出托山。其水殊源。共合注于嬰侯之水。亂流還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遺初賦所謂越侯甲而水離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歷宜藏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鄆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賈辛邑也。辛貌。魏要不言。與之如阜射雉雙中之則失也。王莽之國縣也。又西逕南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成矣。於春秋為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若死者有知。吾誰與歸。叔向曰。楊子乎。文子曰。行將值於晉國。

不免其身。智不足稱。吾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君矣。其故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甲水又西北逕中郿縣故城南。城臨際水濱。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於中郿者也。漢文帝高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郿。宮殿上見光。故中郿免罪以下。甲水又西合爲嬰侯之水。逕郿縣故城南。晉大夫司馬懿卒之邑也。謂之郿水也。俗亦曰慮水。慮。馮翊相近。故因廢焉。又西北入郿陂。而歸于汾流也。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卽綠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祀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山之上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禪焉。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爲介山。故東晉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剝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鑒之。恐其神魂賈於地。故作桂樹焉。晉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焉。余按夫子尚非與瑾。送墓安能開桂樹爲禮乎。王肅此鑒。近於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王



莽史名之曰分美矣。城東有廢士郭林宗宋子沒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大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結巢由之逸軌。期區外以舒翼。延天路以高峙。樂命不馳。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徒風馬日碑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墓年者如歸子。助宋子沒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乘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碑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郭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為晉都尉所募也。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逕臨水。左右懸絕。偏梁閣道。累石就路。榮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鳥魯股橋。蓋通古之津隘。又亦在今之地。喻也。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改縣縣也。周厲王流于虢。即北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歷唐城東。增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虢十里。汾水又南與龍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山上有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方先知。周王伐紂。飛廉惡來飛廉先為紂使。紂方還。無所報。乃墮於霍太山而致命焉。得

石棺銘曰。帝令霍。父不興。殷龍。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於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劬則泉流。聲絕則水竭。別來霍太山縣有侯雲山。有上雲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周則已。亦其比也。風水。又西派逕觀阜北。故有邑也。原過之從裏子也。受竹書於王澤。以告裏子。裏子壽三日。親自刻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史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城。智氏。女亦立我於百邑也。裏子拜受三命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還主之。世謂其處為觀阜也。疏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晉晉獻公滅霍。趙夙為御。霍求公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高崇。使趙夙居霍。若奉祀。晉復獲也。蓋霍求公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散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又南過陽縣東。閭水東出。較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又西逕故城北。晉大夫徐公去安之邑也。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逕楊城西。不於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西南過高梁邑。西黑水出黑

山西。遼楊城南。又西與梁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濁水。疑是水也。濁水。即梁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梁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鄧深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害懷公於此。竹書記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恭侯酈介於斯邑也。又南過平陽縣東。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荆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盾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竹書記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爲侯國。王莽之晉平也。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臺口山。尚書所謂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汾水。又南逕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鞮之邑也。故其地有鞮氏鄉亭矣。縣蓋即陵。

以名氏也。王莽更名曰幹昌矣。又南過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陁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銷磴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銷磴。西南至鹽。是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汾水。又經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武王二十五年。絳中地瘠。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虢祁官北。積水有故梁。載汾水中。凡有三十枝。柱徑五尺。栽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敢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州治。大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橋。潞水入焉。又西過長脩縣南。汾水。又西與石水合。出臨汾縣故城。西黃牟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橫溝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及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一年。以爲侯國。封莊恬也。有脩水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亮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晉曰季使過冀野。見郅缺耕。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爲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

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搜楊城。非也。搜楊在榆次。不在此。蓋故漢上谷  
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頭之後。贈諡歷周。答以氏分。或者楚魏。或顯  
齊秦。晉卿士烏斯其胄也。食米華陽。今蒲坂社亭也。既是城也。其水西南  
流注于汾。汾水又逕樓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  
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一十五里。山上有樓祠。山下樓亭。春秋宣公十五  
年。秦桓公治兵于樓。以畧狄土是也。又西過皮氏縣南。汾水西逕鄧丘北。  
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  
方澤丘。即鄧丘也。許慎說文。稱梁已發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  
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三  
十里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  
而不耗。世亦謂之予推祠。楊雄河東賦曰。靈與安步。周流容與。以覓于介  
山。嗟文公而悲推芳。勒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  
予推所逃隱於是山。即賈非也。余案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  
為介推田。號其山為介山。杜預曰。在西河介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  
鄉城北。故耿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河所毀。故書敘曰。祖乙圮于耿。杜  
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蓋庚以耿在河北。逼近山川。乃自耿遷。

遼。後晉獻公城之。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魏康子屠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北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還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夏率師伐我國。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凡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年長四五里。度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應劭曰。雖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實物之精。上見祥言於武帝。武帝於水獲寶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北處。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澮水東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還翼城南。案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翼。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翼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成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貳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崩水。導源東北。里下谷。西南流還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于還。作爲文公也。又有胙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

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通甲關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榮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敷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洿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漢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若叔圻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基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為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湧揚波。注。注悲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懸。黛素滿如委。望之極為奇觀矣。其水西北注流于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板。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沒平陽。絳水可以沒安邑。時絳居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晉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異乎。余觀智氏之沒矣。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灌安邑。未識所由也。西過其縣南。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狄。辟猷居郕。瑕。魏猷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息。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

越騎將軍華無害為侯國縣。南對薛山。而背二水。古文墳語曰。晉平公與  
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鯢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  
公問師曠。野首陽之神有大鯢身狐尾。其名曰鰐。鰐者飲酒得福則微之。蓋  
於是水之上也。又西南過虜祁宮南。宮在新田縣。故地西四十里。晉平  
公之所獵也。時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  
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為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也。背汾面澮。西則西川  
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滑鮒于梁。即是水也。又西至玉橋。注  
于汾水。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復至。遇三人於北澤。自  
帶以下不見。得竹二節。與原過曰。為我遺無郵。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玉  
澤也。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泰穀谷。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  
北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為清襄山也。其水東大壩下西流。出謂  
之澮口。又西合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曰。卜云臺台為崇。又官  
莫知。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帝遷閼  
伯于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臺台實沈之後。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汾川。由  
是觀之。臺台。汾澮之神也。實沈曰。汾澮二水名。司馬彪曰。北水出聞喜縣。



故王莽以縣爲兆亭也。然則涑水。殆亦爲兆水之兼稱乎。又西過周陽  
邑南。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紀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  
晉。周有白菟舞于市。即是邑也。漢景帝以封田勝爲侯國也。涑水。西逕董  
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澤。即斯澤也。  
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阪之澤。北望少  
澤。其草多藟莢。秦桢。其餘多藟。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阪之澤。即解縣鹽  
池也。案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又西南過其縣南。涑  
水。又西逕仲邨郭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  
公請城于翼。至洞庭乃返者也。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李廣利。至左  
邑。桐鄉。閭南。越陂。以爲閭。喜縣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  
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南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  
晉陽徙。自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  
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兆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  
濟。輕津無礙。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  
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幾吾無禮。吾  
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散非類。若其國之。若曰諾。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